回家的路

□高春山

在岁月的长河中徘徊，心中始终萦绕着那一条回家的路。

从武城县城到老家祝官屯，总共有38里路。从上班到今天，已连续走了36年。而在此之前，这条路只是偶尔走过。那是跟着大哥在外地上初中。每年一两次的回家，都要走这条路。记得那时，回家的路是那么漫长。骑着自行车驮着行囊，一步一步丈量着距离，心中满是对家的渴望。路边的野花在微风中摇曳，像是在欢迎游子的归来；枝头的鸟儿欢快地鸣叫，为归途增添了一份生机。那时候感觉这条路好平整，好宽阔。骑着自行车，有一种在老家打麦场里骑行的感觉，任你驰骋，任你飞翔！

这条路有一个特殊之处：它是当时全县唯一的一条柏油公路。柏油铺设于1971年，当时自己正处在孩提时期，不知道这些油黑泛亮的路面是怎么回事？总感觉这上面的油和大人们用来粘连凉鞋的用油是一样的，便傻傻地用物件将这上面的黑油涂抹在自己穿的黑色凉鞋上，还自作聪明地认为以后自己这双鞋就不容易坏了（几年以后才知道那是沥青）。那时候，大人们也都是第一次见这种路面，不知道怎么称呼，上面黑乎乎的像是家里用来粉刷家具的油漆，所以就自作主张地给起了一个一直叫到现在的名字——“油漆路”。

这条路也确实有其不凡之处。据史料记载，早在东汉时期就有此路，只是线型与当今之路差异不小。1920年民国政府呈请华洋义赈会以工代赈，在原段线的基础上，动员民工筑成了土质的公路。虽然人们出行比以前便利了，但还是避免不了“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境况。解放以后这条路才得到了彻底的整修，路面先是加铺8厘米泥结碎砖处治翻浆，个别路段裁弯取直，沿路增建和改建桥涵数座。直到1971年铺筑15厘米的沥青路面成为武城县第一条柏油公路，来往车辆才终于可以昼夜晴雨畅通无阻。

其实这条公路总宽只有9米，沥青路面也只有7米宽。但为什么在自己的印象里，上学时走的这条路感觉是那么宽阔无比呢？这大概与当时的交通工具发展状况有关。当时全县各种机动车辆一共才有五六百辆，宽大威猛的客货汽车更是少之又少，公路上骑行半天也难得见到一辆。当时自己年纪小，刚学会骑自行车。母亲担心路上不安全，临出门时一再嘱咐我遇到汽车一定要下车推行。我也自感能力不济，前面看见汽车影子、后面听见汽车动静，大老远就下来推车步行。一路过来，下车上车虽然繁琐倒也不厌其烦。

36年前，自己在县城上了班儿，这条路走的次数更多了。这时候的我，走出校门的我，对这条路有了更多的感受。回家的路，是一条充满希望的路。无论走多远，无论经历多少风雨，故乡始终在那里，等待着我的归来。在这条路上，我可以放下疲惫，重拾那份纯真与美好；在这条路上，我可以找到自己的根，找到前行的力量。但从另个方面，这条路又让我感觉越走越“窄”。虽然还是一如几年前的一人一“骑（自行车）”，虽然也不像几年前那样遇到汽车就殷勤地“下车礼让”，但已明显感觉到这些汽车们正在挤压自己的骑行空间，并且这种“压迫感”越来越强烈。汽车像不断线儿一样，在自己的身边穿梭不止。

这种窘况终于在1992年年底得以解决。路面由7米加宽到了10米；还从龙湾向西，摆脱了那段走了几百上千年的弯路，直接取直一步到位。我又一次感受到了“畅通无阻”的魅力。

车辆总像难缠的怪魔一样如影随形。路宽了，车也多了，道路拓宽改建的工作又随之而来，几年就来一个大变样。先是县城到酒厂段由三块板式路面改造为一块板式路面，宽度达到31米；随后这条路的西段全部改建展宽到15米；道路两边，围绕县城还各自建起了南环路和西环路。

车，更多了；路，更宽了。在这条路上，车多而有序，拥而不堵。踏上归程，仿佛是一场穿越时光的旅行。车窗外，风景飞速后退，熟悉的村落、田野渐次浮现。那由曾经狭窄的“小道”拓宽成的平坦的公路，却依然留存着往昔的记忆。当车轮缓缓停下，踏上故乡的土地，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故乡，我回来了。这条回家的路，始终留存在我的心中，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风景。

曾经，公路狭窄，却并不拥挤。那时车辆稀少，道路显得宁静而质朴。人们出行的选择有限，但那份简单中却蕴含着对远方的憧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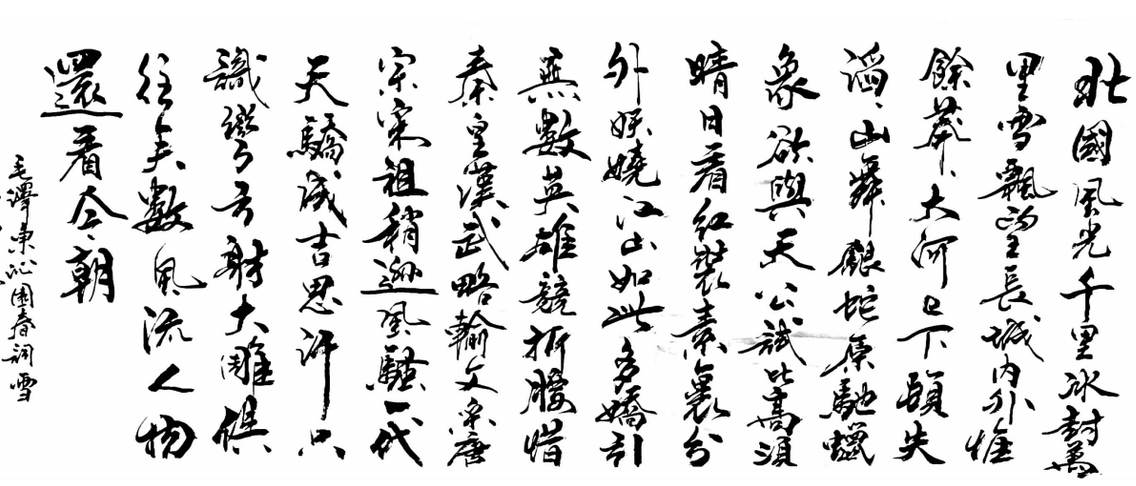
如今，公路宽阔，却时常拥挤。车辆如流水般在道路上穿梭，这是社会发展的有力见证。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了汽车，出行变得更加便捷高效。人们可以自由地驶向远方，去追寻梦想，去探索世界。这背后，是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从窄窄的公路到宽阔的大道，从寥寥无几的车辆到川流不息的车流，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人们在“行”上的变化，不仅仅是交通工具的增多，更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这种变化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紧密相连，让距离不再是阻碍，让交流与合作更加频繁。它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可能，也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

车轮飞驰，速度缩短了空间的距离，却无法抹去心中那份浓浓的眷恋。回家的路，是心灵的归宿，是情感的纽带。它连接着城市的喧嚣与乡村的宁静，也连接着过去的回忆与未来的憧憬。

（图片说明：1999年作者回家的路正在补修）

印象武城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毛澤東沁園春詞雪

三端堂主 聲山

姚声江 书

故乡的年味

□王书和

时光匆匆，岁月如梭。离别家乡在城市里生活已多年没回家过年了。而在城市过年总感觉没有故乡过年的味道，少了温馨，少了炊烟；虽是近邻，但家家门扉紧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似乎被冰冷的水泥墙隔绝，没有了鞭炮的喧嚣，没有左邻右舍的欢声笑语，那份浓浓的年味也随着寒风远远地飘散。望着窗外霓虹灯的闪烁，我不由自主地回味起儿时过年的情景，它承载着我最美好、最珍贵的回忆。

一进腊月，过年的气氛由远渐近，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人们，脸上挂满了喜悦，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过年的味道。

穿新衣服是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最奢侈的期待。一进腊月，母亲就开始为全家人没日没夜地缝制新衣，给我做的棉衣又厚又暖，但要内穿，外面是在供销社用布票购买的深蓝色的面料，做上一件罩衫，防止棉衣脏了，影响来年再穿；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那经历岁月风霜却依旧灵巧的双手一针一线地缝制，针脚是那么的匀称、紧密，包含着母亲对家人无尽的爱和关怀。“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句古诗，此时仿佛成为真实的画面。穿着新衣，走在村子里，心中满是欢喜和温暖。

年关将至的大集是一年中最热闹的地方。天刚蒙蒙亮，我便跟着父亲踏上赶集的路。集市上，人山人海，人声鼎沸，热闹的就如同一场盛大的狂欢，小贩的叫卖声、空中的鞭炮声交织在一起，不宽敞的街道两旁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穿梭在摊位之间挑选着自己需要的年货；卖肉的、卖糖葫芦的、炸麻花的等等，烟气袅袅，缭绕在集市上空，香味阵阵，直扑鼻腔，沁人心脾。我紧跟着父亲，眼睛却在不停地搜寻着自己心仪的东西，看到卖糖葫芦的摊位前，我驻足观看，父亲见状给我买了一支，那甜酸的味道在嘴里久久停留，酸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走到鞭炮市场，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火药味，摊主用长长的竹竿高高挑起一挂鞭炮，在吆喝声中点燃，瞬间“噼里啪啦”声响起，孩子们都捂着耳朵，远远地站在人群后面，“两响”也不时在空中炸响。我和父亲挑选了几挂鞭炮和几十个“两响”才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中。

腊月扫房子是家家过年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天，全家齐上阵，进行大扫除。父亲打扫屋顶，母亲带领我们擦拭家具、门窗，每个角落不放过任何一点灰尘，半天工夫把家里收拾完，干干净净，屋子明亮了许多，焕然一新，仿佛把一年的晦气都扫出了家门。

年关将至，这时家家户户炊烟袅袅，开始蒸馒头、蒸年糕等，各式各样的面食都要准备，供全家人吃到正月十五以后。蒸花馍是过年的一种习俗，花馍种类多样，有元宝、寿桃、鱼、枣糕，有的还用颜色点缀，花馍寓意在新的一年发家发财，年年有余，蒸蒸日上。蒸完面食后就要煮肉、炸年货，每到这个时候家家户户的厨房里散发出炸年货和煮肉的香味，弥漫着大街小巷。外焦里嫩的丸子、圆圆鼓鼓的“油香”、香嫩可口的酥肉，一样一样在锅里翻滚定型。饭桌上，一家人一边吃着一边说笑，其乐融融，心情舒畅，气氛温馨。这些炸好的年货不仅是过年餐桌上的美味，也是招待亲朋的佳肴。

大年三十，一个很庄重的仪式就是挂“轴子”（本地方言发音称“zhu子”）。挂在正屋北墙的“轴子”上写有本家族的族先和过世的亲人，“轴子”下面摆放着各式供品，有寓意年年有余的鱼，代表大吉大利的烧鸡以及一些水果，一家人站在“轴子”前，满目肃穆，父亲手持香火，家人一起跪拜，然后父亲点燃冥纸，口中轻轻念着祈福言语，桌子上的香炉里袅袅青烟缭绕升起，满屋子弥漫着淡淡的檀香味，充满了温暖与祥和。

年三十的下午，太阳西落，天边渐渐地铺开一幅金黄色的壮丽画卷，给广袤的大地披上一层柔和的色彩，显得那么温暖。这时，五服之内的一大家族的男人和孩子走出家门，聚集在一处显眼的地方，跪向远方，点燃冥纸，请求祖先和逝去的亲人回家过年，然后点燃鞭炮，再各自回家，回家的路上嘴里还絮语连连，请求爷爷奶奶回家过年。

除夕之夜，吃完年夜饭，一家人围坐在土炕上开始守岁。火炉里火苗正旺，映红了家人的脸庞，共享着这温馨的时光。守岁，不仅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种精神寄托，是对过去一年来的深情回顾，也是对未来生活的期盼。大人们嗑着瓜子，分享着生活的点点滴滴，孩子们吃着花生，讲述着一年来的趣事，不时还引起全家人的哈哈大笑。守岁的夜晚时间一长，我瞌睡袭来，姊妹几个就合衣睡下；到了后半夜，窗外响起震耳的噼里啪啦鞭炮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宣告着旧年的离去，新年的到来，“两响”在空中炸响，随即绽放出绚丽的火花。我也赶快起来，迫不及待地跑到院子里，点燃了早已准备好的鞭炮，瞬间院子里响起清脆的鞭炮声，放完鞭炮回到屋里，要向“轴子”磕头。母亲已煮熟了水饺，出锅后的水饺首先要供奉祖先，然后一家人才能吃。初一的水饺我们家都是素馅的，母亲说吃素饺子一年就清心、素静。说实话，我还是愿吃肉馅的。

这时，在院子里还要撒些芝麻秆或其他秸秆，要踩碎，发出“啪啪”的响声，寓意着新的一年“碎碎平安”，节节高升。大门口里面也要放一长棍，俗称“拦门棍”，主要是驱邪避灾，防止恶煞邪魔鬼祟进入家中，同时也防止财气外漏。吃饭前，我和姐妹们要给父母磕头拜年。给父母磕头拜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它承载了浓厚的亲情与尊重，不仅是对父母的祝福、感恩，更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

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我就穿上新衣服走出家门，先给近五服的长辈兄长拜年，然后五服之内的一大家族的男人聚在一起，再给全村的长辈拜年；有的家族人口多，二三十人在一起，浩浩荡荡，笑声不断；拜年的路上，常常会遇到别的家族，我们家族辈分在全村是比较高的，晚辈就要给我们拜年，祝福中跪下一大片，然后我们也送上祝福，此时的场景包含着浓浓的乡情；每到一家，主人都会早早地在门口迎接，热情地将我们迎进屋里，彼此说着问候的话语，真真切切地能感受到乡里乡亲的朴实和温暖，可谓年味十足。

我想，磕头拜年这不仅仅是一种习俗，更是一种浓浓的亲情味，现在各种洋节，名目繁多，与其相比，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节日，像我们过春节这样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走出家门，相互问候、祝福，感受亲情，而这份亲情又是任何物质无法代替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更替，年的味道已发生了变化，生活在城市里感慨年味变淡了，那些熟悉的场景，那些深入内心的年味渐行渐远，没有了鞭炮的喧嚣，没有了庄重的仪式，没有了走亲访友的热情，年货网购到家，春联成了印刷品，电话微信拜年等于过年了，只留下一地寂寞，喜庆热闹的传统节日变得索然无味。

望着窗外的灯火阑珊，我思绪感慨，在这个物质丰富充盈的时代，过去的年味怕是再也不会品尝到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恰恰证明了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故乡的年味也将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永存的记忆，或许埋藏在人们心底的某个角落，等待着后代的人们去唤醒。

连载

叙述了武城武子拳一代传人孙梦春的传奇经历——

弃儿状元

孙耀先

140 船队到了捷地，张、杨四兄弟回家住了一夜，都随船去了通州，担任了武馆教练。八勇士打遍了亚欧武功高手。震动了北京城。

（五）

天津船队到了海河码头停泊下来，约定明年初春再下江南，还请京东镖局保镖。货主们额外增送武馆白银两千两，作为筹办武馆资金。孙伍等人深表谢意，答应了货主们的要求。

船队回到通州码头，不见解文奎率人前来迎接，更没有上次返航时鞭炮齐鸣，人声欢笑的气象。来到岸上，见京东镖局、京东武馆的牌子全无，大门关闭。码头工人们围上前来，诉说了日本浪人多次来武馆打砸，货场被迫搬了家，解文奎等人在码头南面另租房子搬入民宅躲藏等情况。武馆的众徒弟诉说了浪人的嚣张气焰：“他们说请来了高手，誓报前仇！”

来到了门前，见门未上锁，解宗堂头前推门先入。前院已空无一物；后院满地破烂家具，门窗玻璃都被打碎，好像被抄了家一样。武馆的徒弟们来了几十人，孙伍指挥大家动手，清理屋内、院里杂物，一会儿功夫打扫干净。派人把解文奎找来，当天搬回镖局。

解文奎身负重伤，被抬回镖局，又详细述说了浪人多次前来打闹，无奈被迫搬家的过程，据说他们把天津、北京两地的浪人集中起来，又去东京请来高手，要彻底打垮中国武林。

解宗堂气得浑身发抖，倒背双臂满屋乱转，久久一言不发。孙伍说：“解师叔早有预见，日本浪人果然要报前仇。为今之计，决战为上策，战则存，退则亡。现在张、杨四兄弟、李正、崔芳、王宝泉和五位镖师齐聚通州，大家通力合作，坚决打垮浪人集团，为京、津除害，为民族争光！京东镖局京东武馆要重振雄风，打出威风，把洋人打出北京去！”

众人齐声响应：“决不离开通州，请馆主决断！”

解宗堂停住脚步，面向大家说：“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决心已定，和洋人血战到底！你们还年轻，我已年过半百，死而何惧！大家依我一言：如决战失利，你们四散回家，如官府追查，我一人承当，绝不可同归于尽！”

“一切听从馆主指挥，必胜无疑！”大家听了，人人心情激动，气愤填膺，齐声呐喊。

孙伍说了决战的打法，提出不打混战，不准工人、农民上场，不下命令不准众徒弟们参战，尽力争取不打死人，因为死了工人农民我们无法处置，打死了洋人必然惊动官府，打了胜仗对我们也无利，大家都一致表示同意。

当天，武馆人员又详细研究了敌情，订出了具体作战计划，排定了人员出场顺序，由解宗堂统一指挥。第二天主动派人去日本黑龙会下了战书，约定三日后通州码头决战。

那天上午，码头货场上南北两侧各摆下两排桌凳，准备了茶水招待。货船停止了装卸货物，市民、农民也前来助威，数千人站在河岸，码头上包围了广场，专等浪人到来。

（待续）

精心结撰了鲁西北农民半个世纪悲剧命运的长篇画卷——

悠悠玄庄

张曰凯

236 赵占魁、石榴红和赵家人围在赵安禄棺旁，赵安禄已装裹一新——石榴红特意找到郭殿臣要来一身国军军装。

赵占魁指点着，赵安福抱头、赵宝成抱身，恭恭敬敬将英雄入棺。石榴红把两把柳叶刀放在赵安禄身旁。赵太世弯腰站着行注目礼，郑氏由菊个儿搀着已泣不成声，安福家里的泪流满面，而唯有安禄家里的十分沉静，不动声色，她抱着儿子跪在棺前说：“宝琳，你爸爸走了，给你爸爸磕个头吧！”小宝琳举着白幡，“哇”一声哭了！

凹地上边已跪满了庄稼人，有人喊着：“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众人齐刷刷朝英雄磕了三个头。

哇儿哇儿二和桃个儿的尸首也已入棺，庄稼人帮衬着，石榴红和安福家里的一手操办，两具红棺材摆在玄庄街上。

两人都无后代，两杆红幡插在棺上，棺前棺后还摆了几样红绿纸扎的纸活。这种“红白喜事”先办“红事”后办“白事”，引来了许多看热闹的庄稼人。

石榴红代表女家（桃个儿），安福家里的代表男家（哇儿哇儿二），姊妹俩递了小帖大帖，算是办了“红事”。

安福家里的说：“亲家，递了小帖大帖，就让两位新人上路吧！”石榴红说：“亲家，是了。”引得众人大笑。然后再办“白事”，赵安福、安福家里的、石榴红、赵宝成、菊个儿都戴了孝，在两具红棺前上拜磕头，焚烧了红绿纸活。

两具红棺由乡邻们抬着埋到了哇儿哇儿二家的一亩多地里，下葬的时候，石榴红和安福家里的姊妹俩谁都没有掉泪，她们为给大姐办了一桩终身大事而感到欣慰，安福家里的说：“你大姐一生孤苦一人，终归有个做伴儿的了，终归了了自个儿的心愿。”石榴红频频点头应着。谁知，赵宝成在一边哭成了泪人。石榴红忙过去劝说：“宝成，你大姨从小看着你娇贵。”一句话宝成更是痛哭不止。石榴红又说：“现如今，给你大姨办完了事，事情办得圆圆满满的，不要哭了。”

宝成哭着嗔道：“办完了事，办完了事，你们净说傻话，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做伴不做伴的！迷信，都是迷信。”

石榴红觉得也不便和宝成争辩，就引开了话题，说：“宝成，多在家里待两天吧，一时不走吧？”宝成抽泣着说：“不行，现在形势紧着哩，明儿就走。”一提到形势，石榴红心里也紧了起来。如今自卫团已经垮了，抗日的日子还长着哩，想到这里，不免心事彷徨，就问：“宝成，你们先锋剧社还演戏吗？”宝成擦擦泪，说：“演呀，俺们剧社宣传抗日的任务越来越重，八路军要过来了，要宣传动员更多的人参军打鬼子。”石榴红说：“俺想加入你们先锋剧社，你看行吗？”宝成又转悲为喜，说：“小姨，行啊，俺回去给宋老师说说，说准了，回来告诉你。”石榴红说：“俺等着你的话吧。”正说着，安福家里的由菊个儿搀扶着过来说：“你俩在这里说话哩，快回家吧，你爷爷奶奶在家里等着哩。让鬼子折腾的，还不知道做么饭哩。”

（待续）

本报地址：武城县振华东街95号广电大厦 总编辑：高春山 邮编：253300 新闻热线：(0534)7511567 发行：武城县邮政局